

世界社會與文集粥文會其道一以貫之

贅話李石曾八十年前入主故宮舊事

● 陸炳文 (台北市中華粥會理事長)

(彩色圖照刊第四頁)

生年生父兩項誤傳

李石老諱煜瀛，字石曾，筆名真民，晚號石僧，戲稱擴武，河北省高陽縣人，世以高陽李先生、或李石老尊之。

李石老的出身有兩個謎，其實是兩項誤傳：其一為出生年，有一八七九年一說，但正確說法是一八八一年，即清光緒七年歲次辛巳，後者乃根據他的學生劉厚(大悲)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為祝賀李先生八十壽辰所寫「李石曾先生事略」，而該件原稿於一九五九年經先生親自過目，並斟酌

後付印者，故記載極為精準確實；不幸事後十四年，石老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遽歸道山。

其二係他的生父，並非「父不詳」，只因有人訛傳為李鴻章之子，實際上清相國李文正(鴻藻)蘭孫與楊太夫人紹吉所出；此鴻「藻」非彼鴻「章」也，一字之差謬矣，前者當係高陽人，而後者諡文忠公的李鴻章，卻是安徽合肥人氏，二者相同的地方僅有同姓、及同在大清國為大官。

一生事功不勝枚舉

享壽九十二歲的石老，一生事功

不勝枚舉，眾所周知如主政世界社、倡集文運動、與夫將粥集文會揚名立萬。然而不少人並不曉得，他還是入主「故宮」之第一黨人。話說北京的故宮，原先為明清兩代的皇宮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，可是末代皇帝溥儀依照袁世凱訂頒之「清室優待條件」，雖退位仍住在紫禁城裡，保有皇帝的尊號和部分宮中收藏的文物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，推垮了曹錕金權，還廢除了清帝的稱號，並將溥儀逐出故宮。十一月四日負責執行這項任務

的，是京畿警衛司令鹿鍾麟等，並請出李煜瀛做「國民代表」會同辦理。

到了同月八日，國務院通電全國，「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」名單，委員人數十五人，其中清室方面五人，領銜的李石曾為委員長，直接由國務總理聘任，其餘委員有汪兆銘（精衛）、蔡元培、鹿鍾麟等；委員之外，照章應置監察員，吳敬恆（稚暉）、張繼、莊蘊寬等均在此列。

同月二十日，李石老就任委員長，視事第一天便舉行第一次委員會，除遜清代表沒有一人到會外，全員到齊，惟由易培基代汪、蔣夢麟代蔡出席。

兩天後的二十二日，又召開全體人員茶話會，也就是所謂「點查預備會議」，石老以委員長身分主持，主席報告中開頭就直指「民國優待清室條件，本已載明溥儀暫居宮中；不料我國人民素性寬大，竟任其延長至十三年之久。……今查封手續既告完竣，急宜從事點查，即自明日起開始辦

事」。

按該會組織條例第二條明訂「委員會得聘請顧問若干人，就有專門學識者選定之。委員長、委員、監察員、助理員及顧問，均係名譽職」。現存檔案中謹有的一張聘書，就是用委員長名義，於一九二五年發聘。

人事雖大致底定，無奈又事與願違，執政當局出爾反爾，致使點查的工作一再受阻，初期進行多有阻撓，而極不順利；箇中原因耐人尋味，逼於形勢比人強，主其事的石老也莫可奈何！

### 故宮博物院創始人

後來，石老鑑於清室的遺老與民國一些無聊政客，經常想來破壞正常運作，非趕快將「清室善後委員會」改制成立博物院不可，以杜絕這一般人的覬覦之心。同（一九二五）年九月二十九日，委員會開會時，他語重心長地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，希望

有組織、有章程，謀求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博物館院。

他首先想到久居法國時所見，做效巴黎以宮設院之良規，就是羅浮宮與羅浮博物館成功的轉型，建議政府立予採納，委員會才正名為「故宮博物院」。一經認可，遂在當天的會上提案並通過了「臨時組織大綱」、「董事會章程」，隨即推定董事和理事；而首任董事有：盧永祥、蔡元培、王正廷、張學良、許世英、莊蘊寬、吳敬恆、于右任、李煜瀛等，理事有：李煜瀛（兼）、黃郛、鹿鍾麟、易培基等。

當年十月十日雙十節，正式宣告成故宮博物院，在乾清門舉行開幕典禮，由莊蘊寬擔任主席，旋推委員長李煜瀛報告籌備經過，于右任、王正廷、黃郛等也都發表演說。

儀式中黃郛所說，「今日開院為雙十節，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層紀念，如有破壞博物院者，即為

破壞民國之佳節，吾人宜共保衛之」，最博得到會人士的熱烈掌聲。從這段院史看來，石老實在為故宮博物院創始人。

### 出宮歲月刻骨銘心

在此要插一段話，故宮變成博物院時，正門上五個斗大壁窠字之院名，正是出自石老大手筆；此門原是紫禁城的北門，明朝叫玄武門，清朝避康熙諱，改稱神武門。

該院成立之初的局面，維持了大約一年半光景，一九二六年三月，三一八慘案發生後，段政府竟誣陷李石曾，曾下通緝歸案，先生既已失去自由，院務便沒有人主持了。同月二十六日召集董理事聯席會議，推盧永祥、莊蘊寬一起做「維持員」，卻因盧不在北京，全責則交莊承擔起來了；四月五日，維持員到差接任，李石老完全擺脫了辛苦經營的故宮，從第一個革命黨人入主、到被扣

上共黨罪名出走，前後為時不過十七個月，卻經歷了刻骨銘心的「出宮」歲月。

### 保存文化厥功甚偉

回顧石老於留法期間，有感於法國革命把皇宮改為博物院供人參觀，故於民初力倡清廢帝出宮，設立清室善後委員會，修訂優待條例，清點故宮文物，設立故宮博物院，公諸民眾，誠係國史上之創舉，保存民族文化，可謂厥功甚偉，後人豈能忘記？

歷史就是這麼地弔詭，事隔不到一世紀，人們已經將這段偉業忘得差不多了！今（二〇〇五）年十月十日，適逢故宮建院八十周年的大喜之日，憶及往昔初創種種，頗有不勝唏噓之歎！

### 兩岸故宮系出同源

據聞台北故宮屆時會推出特別節目，將從收藏最精彩的北宋部分入手

，籌備書畫、汝窯瓷器、文人和宋版書的圖文集等三大展覽，此外還配合舉辦學術研討會，與一項八十件的出版，均以數位科技來突顯，或做3D的呈現。

同時，北京故宮也要展開三大活動，一是跟中央電視台合作錄製一百集「故宮」系列片，二是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合作重拍十集「紫禁城」，三是已經開幕的紫禁城國際攝影大展，主題放在「文明對話」及「故宮印象」上。

兩岸兩個故宮，系出同源，同樣的來歷，在歡慶建院八十周年之際，卻尚未見到哪項節目、活動或出版？提及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間創始人李石老——入主到出宮那段艱辛史實；如果紀念院慶有此一段紀錄出現，那麼以上所言就當作是「贅話」（套用石老語）吧！

### 慷慨捐輸幫助孫文

除了與故宮之淵源外，李石老跟世界社、集文會和粥會，也關係匪淺，貢獻很大。

先說較早的世界社，係一九〇七（清光緒三十三年）年與吳敬恆、張人傑（靜江）等，創社於巴黎及上海等地，是個曾經顯赫一時的文教社團，也是個影響超過半世紀的非營利事業機構。他辦過各級學校，大中小及專科等；開過各式店家，豆腐公司、開元茶店及銀行等；賣過各種商品，書畫、古董、陶瓷及玉器等。他如此多元化經營之，階段性任務或稱目的，則單純到只有一個，即節餘款慷慨捐輸給孫中山（孫文）去做革命經費，共同幫助中國擺脫列強的侵略，並使之步入民主康莊大道。

一九四九年國際形勢轉變，大陸情勢也逆轉，世界社李、吳兩位大將渡海來台，張則遠走美國避難，整個社務基業遂一落千丈；雖然在台北溫州街四十八巷六號還設有聚會所，取

名「恆傑堂」，以紀念吳敬「恆」與張人「傑」（堂名三字，還是石老親筆用他所最愛的顏體書就，拿去叫人刻成木匾，高懸一樓正廳。）勉強維繫最起碼紀念活動，甚至於花甲之年時，仍圖振作而召開「世界社中國國際組織代表大會」，會期長達四十四天，研討如何重振業務，及發展社會互助事業。但好景不常，隨著石老的去世，世界社的根基亦被滾滾新一波之潮流給淹沒吞噬掉了，說來十分可惜啊！

兩年後的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九日，世界社將要一百年了，倒是值得回首與慶祝一番的；由於他的「世界觀」理念，永遠不應該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變易之。在此世局詭譎多變、國族命脈斷續存亡之秋，若能喚回世界社魂，益顯意義重大。

### 全力倡導中國集文會

話得說回頭，就在世界社在台欲

振乏力之際，李石老旋即集中精力於倡導另一相關的集文運動，時在一九五七年間，「中國集文會」正是這項運動下的具體產物，也是把世界社改弦更張為「集文生產事業之組織」（引用石老語）的實際行動，乃「先生晚歲惓惓於普及人文關懷」的另一偉業，專事蒐集有關文藝、文獻、墨跡等文化資產，再加以整理、題註、保存及展覽，其中極具價值或攸關史料者，悉數移贈史政單位存藏應用，一般者割愛來換取組織生存發展需求。

其間國史館、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前身、國家圖書館前身、以及故宮博物院等，受惠最多，受贈最豐。單就先生百年誕辰時，上述單位為他合辦紀念特展，可見一斑，展出者僅從黨史會所存遺物、保存在故宮的六十七件，和以前捐贈之八四二件，合計九〇九件中的一部分，也未包含國史館「李煜瀛專檔」資料、和國圖大批書籍，就已琳琅滿目，令參觀者嘖嘖稱

奇，石老的「人文觀」竟是這般有料與無私。

一九七七年四月「集文運動」屆滿二十周年，沈映冬丈曾代辦紀念聚餐，以追懷石老的開風氣之先。

### 粥會雅集金玉良言

也許是台北粥會的「世界觀」和「人文觀」，甚符世界社和集文會之精神，老實說是正中李石老下懷，所以他於粥集在台倡復未幾，便參加這個尊他的至友吳敬恆稚老為精神導師之文人雅集。

後來粥會首任會長、他的好友狄膺（君武），也是吳稚老跟他在法國辦大學教出來之高材生辭世，經眾粥友公推出任艱巨，更在集文粥會董其事沈映冬丈敦請下，石老義不容辭接下台北粥會第二任會長擔子；集文運動藉此也匯入粥集文會，因而合股成壯闊的人文清流團體的根柢，更活潑了台北藝文界，騷壇從此又常見白

髮白鬚石老身影。如今粥會旨趣「閒話家常、笑談古今」八個大字，語出稚老，字可是石老寫的，一直保留到現在，奉為金玉良言，其人文意涵自不在話下。

### 營造創意文化產業

在李石老主政粥集期間（一九六四—一九七三），他多半邀約粥友到「恆傑堂」一樓啜粥，以粥會友並以文會友。時至今日，恆傑堂早就拆掉改建成公寓，堂主及吳張三傑應屬「世界社」代表人物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。

最近台北市中華粥會拍攝的電視紀錄片「懷舊影集」，更由歷經世界、集文及粥會的「三朝」元老沈映冬丈陪同筆者，把攝影班子帶到溫州街世界社舊址，留下寶貴場景鏡頭；固雖說「屋」換星移，景物全非，但所傳衍下來正確的「世界觀」與「人文觀」，是顛撲不破的真理，真理也就

有永久不會磨滅的價值存焉！

筆者更許下一個宏願，當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九日台北粥會五十年會慶時，期望一併慶祝集文運動推行五十年，確認新「價值觀」與「人文觀」、「世界觀」相融的一體適用性，以共同打造藝文活動平台，並營造嶄新的文化創意產業，作為「明天的粥會」高舉「粥道施行綱目要領」之現行步驟與階段性任務。

### 聘書

敬請

吳治平先生為本會顧問此訂

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吳志遠流

中華民國十四年 四月 十日

檔案中僅見之故宮最早聘書。